

古今文綜

野居書肆

古今文綜 第二部 書牘贈序之屬

第八冊

目錄

第一編 書牘類

第一章 敘事之書上

(甲) 論學

唐韓愈與孟尚書書

宋朱熹答黃道夫書

清顧炎武與友人論學書

清姚鼐復蔣松如書

清劉開與朱魯岑書

清魯一同與高伯平論學案小識書

清曾國藩答劉孟容書

清曾國藩與朱仲我書

(乙) 論文

(一) 評騭

魏曹植與楊德祖書

梁簡文帝與湘東王論文書

清包世臣與楊季子論文書

清包世臣再與楊季子書

清彭兆蓀與吳韻皋書

清彭兆蓀與姚春木書

清劉開與阮芸臺宮保論文書

清吳敏樹與篠岑論文派書

(二) 闡發

齊陸厥與沈約書

梁沈約答陸厥書

唐韓愈答李翊書

唐韓愈上兵部李侍郎書

唐柳宗元答韋中立書

宋蘇洵上歐陽內翰第一書

宋蘇軾與謝民師推官書

宋王安石上人書

清侯方域與任王谷論文書

清陳維崧上龔芝麓先生書

清邵長蘅與魏叔子論文書

清方苞與孫以寧書

清姚鼐復魯絜非書

清邵齊燾答王芥子同年書

清劉開與王子卿太守論駢體書

清曾國藩與張廉卿書

清曾國藩覆許仙屏書

清曾國藩復陳右銘太守書

清張裕釗答吳至甫書

清張裕釗答劉生書

清吳汝綸答嚴幾道書

清吳汝綸與姚仲實書

古今文綜 第二部 書牘贈序之屬

第八冊

杭縣張 相讓錄

杭縣姚漢章閱訂

第一編 書牘類

第一章 敘事之書上

彥和有言。書者舒也。舒布其言。陳之簡牘。然自上而下。則曰賜書。自下而上。則曰上書。茲別入詔令表奏兩類。惟上下訓答。言匪政事。體屬筆札者。文以類聚。仍隸於斯。彥和又云。書體宜條暢。以任氣。優游以懌懷。標準斯言。析之爲兩。條暢任氣。屬於敘事。優游懌懷。屬於達情。徐伯魯氏所謂書有議論辭令二體者也。近世黎庶昌。謂書牘有言理言情言事之別。但事之一名。足以賅理。細別爲三。大別仍二。古者言筆未分。矢口陳詞。不立名目。亦迄春秋。茲體迺著。由是以還。漢人長於敘。

敘事之書上 論學
事六朝長於達情唐宋又長於敘事清代文人學人雲興霧合敘事達情斐然並見此其大較也茲先錄敘事之書凡九類析爲三章博觀衆製詞條豐蔚雖事僅醕醋而富逾課箸書記之事匪小道已

(甲) 論學 自唐人以衛道自命而辨學術別幾微書牘之中亦開生面茲錄閔雅可誦者凡八首昌黎關佛考亭談性思之爛熟如數家珍顧亭林清儒巨擘講學末流目擊其弊言之絕痛自後惜抱滌生均以閔文繫衆望漢宋之辨朱陸之爭幟志高張齟齬未已而孟塗翊戴宋儒通甫培植道統相儔而馳要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焉清代嚮學大行轉注之說迄無定論滌生與朱仲我書出其創獲治小學者莫之難也故以附云

唐韓愈與孟尚書書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有一

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
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爲難得。
因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
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邱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
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
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
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爲威惕。不爲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爲禍崇。非守道君子之
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
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
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
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
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爲禽獸也。故曰

能言拒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楊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尙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尙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尙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漢氏已來，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縣縣延延，寢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

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罪死罪死愈再拜

宋朱熹答黃道夫書

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其性其形雖不外乎一身然其道器之間分際甚明不可亂也若劉康公所謂天地之中所謂命者理也非氣也所謂人受以生所謂動作威儀之則者性也非形也今不審此而以魂魄鬼神解之則是指氣爲理而索性於形矣豈不誤哉所引禮運之言本亦自有分別其曰天地之德者理也其曰陰陽之交鬼神之會者氣也今乃一之亦不審之誤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周子曰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

疑所謂眞者理也。所謂精者氣也。所謂則者性也。所謂物者形也。上下千有餘年之間。言者非一人。記者非一筆。而其說之同。如合符契。非能牽聯配合而強使之齊也。此義理之原。學者不可不察。

清顧炎武與友人論學書

比往來南北。頗承友朋推一日之長。問道於盲。竊歎夫百餘年以來之爲學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命與仁。夫子之所罕言也。性與天道。子貢所未得聞也。性命之理。著之易傳。未嘗數以語人。其答問士也。則曰行己有恥。其爲學。則曰好古敏求。其與門弟子言。舉堯舜相傳所謂危微精一之說。一切不道。而但曰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嗚呼。聖人之所以爲學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故曰下學而上達。顏子之幾乎聖也。猶曰博我以文。其告哀公也。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學。自曾子而下。篤實無若子夏。而其言仁也。則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今之君子。則不然。聚賓客。門人之學者。數十百人。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而一皆

與之言心。言性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是必其道之高於夫子。而其門弟子之賢於子貢。祧東魯而直接二帝之心傳者也。我弗敢知也。孟子一書言心言性亦諄諄矣。乃至萬章公孫丑陳代陳臻周霄彭更之所問。與孟子之所答者。常在乎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間。以伊尹之元聖。堯舜其君其民之盛德大功。而其本乃在乎千駟一介之不視不取。伯夷伊尹之不同於孔子也。而其同者。則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恆言也。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恆言。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謂忠與清之未至於仁而不知不忠與清而可以言仁者。未之有也。謂不忤不求之不足以盡道而不知終身於忤且求而可以言道者。未之有也。我弗敢知也。愚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於文。曰行己有恥。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恥之於人大矣。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

匹婦之不被其澤。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嗚呼。士而不先言恥。則爲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爲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於聖人而去之彌遠也。雖然。非愚之所敢言也。且以區區之見。私諸同志而求起予。

清姚鼐復蔣松如書

久處閭里。不獲與海內賢士相見。耳目爲之聵霧。冬間舍姪浣江寄至先生大作數篇。展而讀之。若麒麟鳳凰之驟接於目。欣忭不能自己。聊識其意於行間。顧猶恐頌歎盛美之有弗盡。而其頗有所引繩者。將懼得罪於高明。而被庸妄專輒之罪也。乃旋獲惠賜手書。引義甚謙。而反以愚見所論爲喜。於是鼐益俯而自慚。而又以知君子之衷。虛懷善誘。樂取人善之至於斯也。鼐與先生雖未及相見。而蒙知愛之誼如此。得不附於左右。而自謂草木臭味之不遠者乎。心乎愛矣。何不謂矣。尚有所欲陳說於前者。願卒盡其愚焉。自秦漢以來。諸儒說經者多矣。其合與

離固非一途。逮宋程朱出。實於古人精深之旨。所得爲多。而其審求文辭往復之情。亦更爲曲當。非如古儒者之拙滯而不協於情也。而其生平修己立德。又實足以踐行其所言。而爲後世之所嚮慕。故元明以來。皆以其學取士。利祿之途。一開爲其學者。以爲進趨富貴而已。其言有失。猶奉而不敢稍違之。其得亦不知其所以爲得也。斯固數百年以來學者之陋習也。然今世學者。乃思一切矯之以專宗漢學。爲至以攻駁程朱爲能。倡於一二專己好名之人。而相率而效者。因大爲學術之害。夫漢人之爲言。非無有善於宋而當從者也。然苟大小之不分。精麤之弗別。是則今之爲學者之陋。且有勝於往者爲時文之士。守一先生之說而失於隘者矣。博聞強識。以助宋君子之所遺。則可也。以將跨越宋君子。則不可也。竄往昔在都中。與戴東原輩往復嘗論此事。作送錢獻之序。發明此旨。非不自度其力小而孤。而義不可以默焉耳。先生胸中似猶有漢學之意存焉。而未能豁然決去之者。故復爲極論之。木鐸之義。蘇氏說集注固取之矣。然不以爲正解者。以其對何

患於喪意少遠也。至益成見殺之集注。義甚精當。先生曷爲駁之哉。朱子說誠亦有誤者。而此條恐未誤也。望更思之。竄於蓉菴先生爲後輩。相去甚遠。於潁州乃同年耳。先生謂潁州曰兄。固於竄同一輩行。而過於謙。非所宜也。客中惟保重。時賜教言爲冀。愚陋率達臆見。幸終宥之。

清劉開與朱魯岑書

余求友於天下。以輔吾學。後以得交足下爲喜。蓋聖人之道。廢而興。明而晦。支離而潰決者。千數百年矣。吾學焉而未有得知焉而未能行。非沈靜而有明識者。不足與於斯也。天其或者使吾得助於子乎。夫自仲尼歿後。衆說紛起。皆各具一端之善。離而漸失其真。至孟子出而正之。黜邪祛僞。故孟氏爲之綱。荀卿爲之紀。而先王之道義以明。遭秦火後。六藝幾於廢絕。漢興。賈太傅明於道術。通於世變。於是儒學漸興。董仲舒酌其要歸。劉子政拾其遺緒。鄭康成闡經學於兩漢之末。王仲淹振禮教於五季之餘。是時佛已盛行。韓退之乃排異端以伸正學。迄於有宋。

程朱崛起。然後會微言於千載之上。精理內析。大義外昭。斯固宋賢之功。亦累世申明其義。愈推愈精。積漸以致此也。故自宋以前。諸儒之論道義。雖不及程朱之密。然其裨於天下後世者。甚大。未可以此而遂輕彼也。夫先河而後海。古之通義也。元明以來。程朱之書。著爲功令。士遵一說。罔敢他議。其學之顯爲異同者。蓋有三焉。其流派之變爲俗學者。蓋有二焉。人才盛衰。於是乎定。學問臧否。於是乎分。不可不知也。曹月川與薛文清。爲明儒之冠。世皆以主敬窮理爲宗矣。陽明苦其拘也。乃創立良知之旨。以曉天下。強經傳以附己說。以靜悟爲主。以簡易爲功。以博文強記爲多事。舍中正平實。而欲進於自然高明。其言性也。欲過於孟子。其言理也。多雜於釋氏。然其氣節功業。振動一世。士多趨之。始猶未盛行。其後徒當國天下。於是乎競爲心學。援彼禪宗。入我儒術。則陽明爲之也。李埰學於顏習齋。習齋之說。先以躬耕養親爲本。次習道藝。以備天下之用。自以爲孔子之學。而詆程朱爲非。於是李埰尊之。王崑繩悅之。然習齋之行。不愧古人。習齋之道。有裨實用。

其功太刻苦而不堪也。其言雖異致而實與程朱無二也。李塋強爲判別。妄爲排擊。欲抑程朱而伸師說。用意既過。見亦左焉。則習齋倡之也。自明季及乎國初。學病空疎。士漸舍宋而趨漢矣。由是顧炎武尊康成而不及宋儒。閻若璩論程朱而不敢譏議。朱彝尊則微辭竊詆以揚其波。毛奇齡則肆言力攻以煽其燄。而當是時。前有李文貞。後有方望溪。皆力主宋學。不尙奇博。風氣未能盡變也。及戴震。東原氏出。以淵雅之識。負宏通之譽。又承天下厭故喜新之後。於是考糾諸經。精小學。明度數。證前代之遺制。力亦勤矣。然其學則博。其言則偏。以躬行爲不足。尙以程朱爲不足。法而司風化者。又羽翼之士。於是乎外行而內文。先利而後義。能博而不能通。學則不切於身。用則無關於國。風氣之患。及乎朝野。中乎人心。則東原成之也。是三君子者。信有失矣。而恪遵宋賢者。其流或變爲俗學焉。是非程朱之咎也。學之者之過也。夫所貴乎程朱者。謂其理得而言當也。傳注之後。變而爲講章。則非宋儒之舊也。自蔡虛齋陸清獻以下。未之能免也。論著之後。變而爲語錄。